

雪一落下来,时间的秩序就乱了。清晨推开鲁院的窗,竟记不清正在到来的是哪年哪月哪一天。前一天走过的路和今天想走的路,都被干净、洁白的雪遮盖得严严实实,没留下一丝缝隙。心亦迷茫,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也突然不知应该从何处着手或“下脚”了。

走在雪覆的路上,每迈出一步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莽撞。现实中的一切,一经白雪的覆盖,似乎都幻化为深不可测的岁月,而岁月里的收藏,又一向难以言说。于是,每走一步,内心都会生出些许的不安和疑虑。

就在一只脚刚刚落地的瞬间,已经有隐约的呻吟从暗处传来……

踏雪寻梅。只可惜,我的东北老家不生梅花。虽然生命里不可回避的雪总是会年年纷飞年年落,却怎奈无可寻。那么,这很有些浪漫气息的想法或念头,究竟是从哪一年发端的呢?是陈晓旭领衔主演《红楼梦》的1987年?是读理工科学校时几个男女同学相约踏雪的清晨?是很早以前那些伴着煤油灯偷看《红楼梦》的深夜?是更早以前那个蒙昧混沌的生命起点?也可能,就是曹雪芹告别江宁,初居蒜市口的雍正六年吧!

那就让我们结伴同行,趁白雪暂时弥合了时光的缝隙,穿过北京城,去昔日的蒜市口追忆那个著梦、咏梅的人。

我们出发,从芍药居的鲁院到薛家湾附近的蒜市口,需要在时间维度里斜插大约280年,否则就只能到达瓷器口而永远到不了蒜市口。举目远望,头上是灰暗的天空,脚下是茫茫的白雪,车在北京横平竖直的马路上行进,宛如穿行在某个隧道之中。如果将时间的指针倒拨280年,我们的脚下肯定无路可走,那将是大片空旷的荒野,沟壑或阡陌纵横,又有厚厚的积雪覆盖其上。管你乘坐什么车呢,都只能止步兴叹:世路难行啊!即便到达那个被称作“十七间半房”的去处,因为费了太多坎坎坷坷的周折,穿过了太多

雪落蒜市口

□任林举

宽宽窄窄的胡同,心情也不会好到哪里。

那样的一个冬天,刚刚被贬“归旗”的曹家人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彤云低垂,哈气成霜,雪后的柴扉前留不下一串探访的足印。守着那么一座如《聊斋志异》小说布景般的院落,又能做些什么呢?一个天性敏感、生来多情的14岁少年,恐怕只能手抚残卷,一遍遍追忆江南的小桥流水、日暖风和、莺歌燕舞和深院朱门背后的繁花似锦。

人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时候,总会想办法在脑中开启一道精神之门。平常一点的如蒲松龄,以一个落魄书生的身份邂逅几个温暖销魂的花妖狐鬼,以缠绵沉迷打发掉一段人生的艰辛苦涩;隆重一点的便如曹雪芹,一边叹息一边低泣,一边以血泪建构起一座亦真亦幻的文学大厦,把自己的人生,把别人的人生,把世间的荣华富贵和徒劳虚妄再从头至尾地演绎一遍。

人生如梦。不好,也好。不好,是因为太过短暂,人生的很多况味,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味就匆匆而过了;人生的很多经验,还没来得及系统总结就到了“交卷时间”。不一定是贪生怕死,只是一想起如此仓促的人生,总会有些意犹未尽的感觉。好,是因为种种的悲苦和艰难终于可以一挥手抛到身后,愿意谁捡谁就捡吧,反正已经不属于自己。后来的人,如果聪明地发现了拾来之物的晦气,也可以尽早觉悟,一“梦”而弃嘛!一时不能出手,也可以学阮籍,学曹公,醉而忘却。

一部《红楼梦》读来读去,还是有关结局的那句话易记、易懂、令人难忘:“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生呀,文学呀,历史呀,人与人之间的那些纷争和际遇呀,藏于每一个人心中的那些爱恨情仇呀……到头来,不过是干

干干净净、平平整整、无声无息的一场雪嘛!

我们到达瓷器口地铁站时,雪,仍然在下。当下的瓷器口,和200多年前的蒜市口,终于在同一个地点合二为一了,但熙熙攘攘的人流、驳驳杂杂的脚印却粗暴地踏破了雪的平整,一种秩序已被另一种秩序摧残得体无完肤、纷乱如麻。据说,雍正六年正月,曹雪芹的堂叔、时任江南织造的曹頫获罪,京城以及江宁的家产俱被抄没。是夏,曹頫家属回京,隋赫德奉旨“少留房屋以资养赡”,拨给“崇文门外蒜市口地方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至此,这里的“十七间半房”就成为曹雪芹随其祖母和母亲马氏“归旗”度命的第一处居所。

至于后来,这样一个应该被后世牢记的地址是如何被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以及期间的几十代民众一点点忘记,直至最终丢失的,已经无法考证。遗忘,如深深的时光之水,掩埋了关于那段历史的全部记忆。后世研究者们的目光如徒劳的风,一次次从空荡荡的湖面上扫过,却总是无法确定这片水域是否曾有一块石头落下,落到了何处,有没有留下声音和水花儿。

本世纪初,中国历史档案馆的一位馆员发现了一份清朝刑部的档案。档案清楚地记录了曹氏家族“归旗”后的确切地址,经过勘查,初步确定了具体位置。2003年,有关部门开始提出遗址复建的动议,但项目迟迟没得到落实。时间延宕至2006年,地铁5号线建设规划获批,地铁中心线正好从遗址中心线穿过。有关部门认为“遗址”上现存的房屋是十八间而不是十七间半,不是真正的遗址,且房屋已经在民国时期被复建过,就算是原遗址,也不再有什么意义。于是,地铁工

程如期开挖。结果,拆去十八间房后,十七间半的地基露出来,“故居”的身份得到进一步确认。事已至此,最后还是“故居”让位于地铁。2008年,部分文化人重提“故居”复建计划,但那十七间半房上边已经建成了地铁站的通风口,要建也只能移至他处。移向哪里呢?向北,有40米的空间,但已经有了地铁的附属设施;向东100米,可以考虑,但没等方案落实,一个小区的民居已经捷足先登,拔地而起……

曹雪芹生于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肖羊。终其一生贫困潦倒,著书劝世,也劝慰自己。乾隆二十八年,癸未年,又是一个羊年,他自己也可能感觉活得了无意趣,早早地结束了悲苦的一生。宿命论者认为,肖羊的人多运势不济,“十羊九不全”,命苦。这种来自民间的说法大多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只是“应”到曹雪芹身上时,准确得出奇。说命苦,他又岂止今生命苦?人已离世几百年,那苦不是仍在延续吗?生前的居住之所,荒凉边远一点儿也就罢了,可在她死后为何偏偏又摇身一变为寸土寸金之地?以至于后人们争来争去,始终不肯把一个“没价值”的纪念馆在“黄金地段”建起。后来,又听说地铁站地下二层过道上画了一组《红楼梦》主题壁画,我们专门买票去看一遍。壁画的位置刚好就在那十七间半房子正下方二三十米的样子。看罢,一干人从长长的地下通道往上升,鱼贯而出,我突然想起了去某个古墓看壁画的情形。当然,两种情况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人的通道,人的活动场所,深埋的只是文化。

出来后,感觉天色明亮许多。那个立在曹雪芹故居遗址之上的地铁站通风口,显得格外突兀。我站在21世纪的雪里,沉思良久。我并不想抱怨这个通风口,虽然就是因为它,文化才左腾右挪怎么也找不到一个通风喘气的地方。我只是心中有一点儿凄凉,因为文学,因为那个曾经替人类流了很多眼泪的人。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八届高研班学员)

入了冬,闽地也有了几丝寒气,江水望过去更是多了几分寂寥。马尾渡口边,石砌的老房子,散着斑驳的黄,青苔于房脚下肆意生长。栏杆和路多是大块条石所成,红艳的三角梅从墙角透迤而出,狗三两只,或蹲或立,全都瘦而精神,不远处,一位妇人正在江边洗衣裳。这一切,让人恍惚坠入旧梦中。渡口依旧,墙皮上的几个大字早已被岁月带去清晰的样貌,像一位老人在诉说着昔年盛景。彼时,从马尾到福州,靠舟楫往来,许多人上班、买菜、念书、串门,皆从这里上下,人影绰绰,小小渡口与人们的谋生、婚恋、出游紧密勾连。而渡口边,自然成了商贸旺区,潮湿的空气中,各种叫卖声、讨价声、嬉笑声夹杂着鱼丸扁肉拌面的鲜味,一派人间烟火的香甜。至今,马尾渡口还难得地留存着一片民国时期的老房子,青石洋房、老式的自行车、杂乱的电线,据说不少电影都取材于此。我很爱那红色三角梅映衬下的绿漆大门,坐在门槛上看一只猫爬树,小家伙滑下又爬上,爬上又滑下,乐此不疲,看的人也是意趣盎然。

更难得的是还有船坐。渡口边,泊着三两只小渔船。绿的、红的、黄的漆着,样子细细长长的,也许称得上是扁舟了。猫着腰进了船舱,见角落里放着一口锅一把菜,这该是船主的日常了。船主是个女人,常年风雨雕刻的脸庞看不出实际年纪。老一辈的渔民,大多上了岸,只几个人还留着,捕鱼早已是其次,留恋的是这种江湖漂泊生活。见她坐在船头,摇着橹怡然自得,我在舱里哪里坐得住,出了舱,坐在船的另一头。“白鹭,白鹭!”我指着江中绿色灯塔上的白点喊。听到淡淡的回应:“前面更多。”果然,小船越往江中驶去,我们离江中洲也越近了。水中有一片沙洲,沙洲头立着一棵树,细瘦,芦苇在风中摇曳飘荡,三五成群的白鹭在湿地上或栖息着,或拍打翅膀朝天空飞去,它们羽毛洁白腿脚细长,看上去十分优雅自在。我不敢再让小渔船靠得更近,怕惊扰到美丽的生灵,只乖乖坐在船头,看这一片清静江面、绿意沙洲。回头朝岸边望去,高楼耸立,轮船轰鸣,但岸上的喧嚣和人气都已淡去,渺渺江水相隔,不禁有几分逃离的窃喜。

此处是闽地三江汇合处。闽江东流,被南台岛分为乌龙江和白龙江,加上琴江,三江于此交汇,冲积出一片湿地,更是历史风流的际会。1912年的4月,江上缓缓驶来一艘“泰顺”轮,边上是船政局派出的“元凯”号护航。刚刚辞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来考察闽江下流及马尾港地形事。此行显然给孙中山留下深刻印象,5年后他撰写《建国方略》,专题论述港口建设,对马尾港进行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划。

这该是一个风起潮涌的地方,或辉煌壮丽,或悲壮沉郁,都闪耀着独特的历史光芒。江水平静向前,如同翩翩白鹭,从不多言一句,但流淌着戚继光荡尽倭寇的英勇、林则徐抵御外夷的智谋、郑和下西洋的骄傲,流淌着无数英雄人物振国兴邦的豪情壮志。特别是“左沈共襄”的马尾船政和一场持续不过半小时却成为历史创伤的海战,成为一个民族深刻的记忆。那是晚清,彼时的混乱大局,捧出了几多精英,其一就是左宗棠。“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1866年,这位重量级人物官拜闽浙总督。事实证明,左公的确见识过人。他坐在总督府里披阅文书,一抬头看见了闽江口外的大海,上书奏请设局监造轮船。准。然西北战事忽起,朝廷又速将左宗棠调去,临行前,左宗棠向朝廷推举了一个人:沈葆桢。沈葆桢出任船政大臣,择址、建房、聘人、筹措经费、购买机器……创办船政学堂、培育自己的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的宏图就在这些具体琐碎的事务中一点点实现了。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首届学员百余人。学堂先后派出了四届学生分赴英国、法国、美国、西班牙等国留学。这些学生几乎都成为水师骨干或海军将领,比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詹天佑、魏瀚等,同时,船政厂也已经制造出战舰与商船20多艘。

如此苦心经营了近20年,然而,1884年的一声炮响轰碎了福建海防的这场美梦。农历七月初三,法国侵略者突袭,“窝尔达”号舰射出惊天动地的第一炮,正在甲板上谈笑风生的福建水师官兵,刹那全都惊住了。随后,10艘法国军舰炮弹齐发,一排排水柱在江面上升腾。硝烟滚滚中,江上浮尸累累,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史载,水师官兵殊死抵抗,或在沉没前一刻仍拉开引射出最后一炮,或撞击法国军舰以求同归于尽,整个场面充满了酷烈和悲情。

历史至今依然有迹可循。江岸那边,外观形似一艘劈波斩浪的舰船的建筑,就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了。馆里,透过玻璃展柜里的文物、图片、模型,海战之殇仍令人有锥心之痛,只有参观近代中国先进科技、新式教育、工业制造、西方经典文化翻译传播等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时,国之强盛与崛起的自豪充斥于心,方得安慰。福建船政为我国近代输送了大量海军军官将领,造就了一批优秀的近代工业技术人才,成就了中国的近代工业发展。今日,马尾造船厂更是中国南方重要的船舶生产基地。但看历史尘烟滚滚,一代又一代杰杰,才有此处的一江平静。

这里的故事充满着铁血、壮烈与豪迈,似乎成了男人的世界,但奇妙的是,就在船政博物馆附近,一座巍巍罗星塔,记住了了一个女人的婉转柔情。《闽都记》载:“七娘有色,里豪谋夺之,抵其夫于法,滴此闽南。”柳七娘不幸在福建死去,柳七娘变卖了家产到罗星山建木塔为夫祈冥福。后来有风文学家认为,江河下游建塔,可以培风水,振文运。罗星塔就地重建。我没有查证罗星塔重建后此地如何宏开科名,但近代几位声名赫赫的福州籍大家,总是被一再提起,比如严复和林纾。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海军元老严复毕业于马尾船政学堂,学贯中西,翻译的《天演论》等点燃中国思想界,影响了无数后人。林纾个性鲜明,其撰文怒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典故人皆知,他一生不谙外文,却翻译了180多部小说。有趣的是,林纾正是在此江泛舟时开始翻译。正值烦闷,江上散心,同船友人说起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林纾被触动,动了翻译之念,“林译小说”后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专门术语。从此,这里的江水除了一副刚强军人的坚毅表情之外,又多了几分文豪才子的浪漫心声。

时近黄昏,船该回了。不舍地辞别江中绿洲,以为要回到热闹尘世。谁知被带到了一片湿地前:芦苇荡里,白鹭三两只,野鸭一群,一丛丛菖蒲开着紫色的小花,又是一番景色。船主摸到一排渔船前,拾起鱼儿三两只。那是江水退潮时挂网上的,属于大自然的恩赐。我瞥见她被风雨雕刻的脸庞,漾开了一朵笑意。旁边,一只大白鹭,像绅士一样漫步,然后振翅,起飞,很快飞向了遥远的江面。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福建作家班学员)

江上行
□陈美者

莲花(外一首)

□孙大顺

莲花开了。太阳是的
春秋虫鸣是的。澄明,仁厚,祥和
也是我的。一条小溪从纸上
流向江河,在清澈的岸边
等众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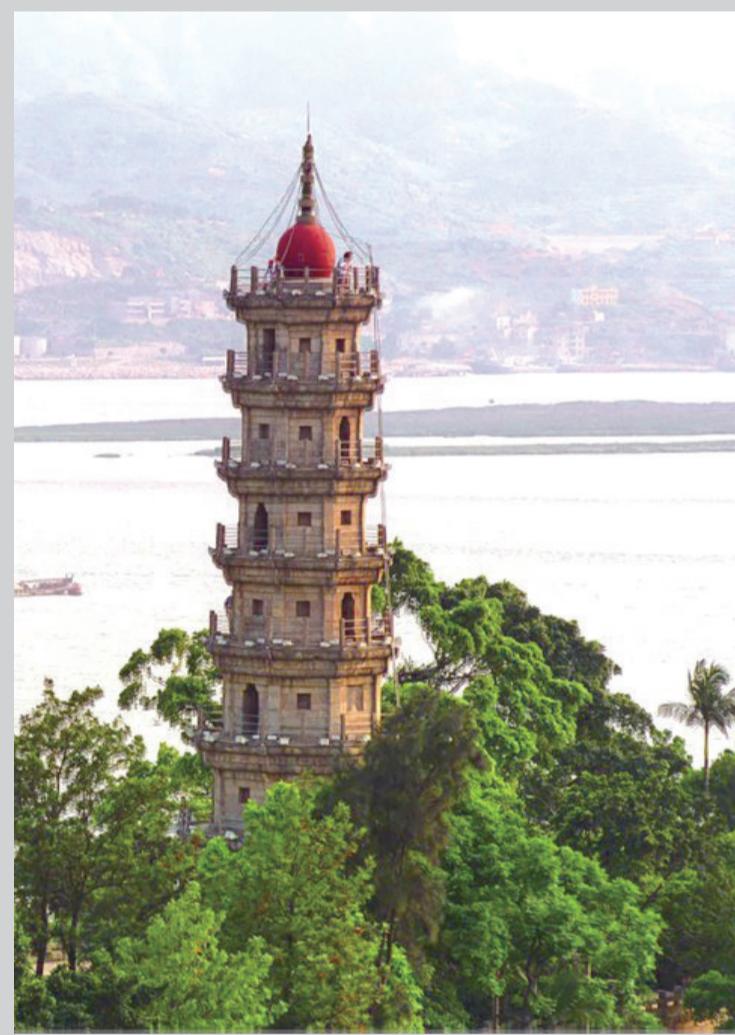
莲花开了。一小节荒芜的
光阴是我的。还没来得及转身
洁净后的淤泥是我的
这一生过后,那张吵闹的欠条是我的
越来越近,我等着怀揣口信的人
羞辱我

莲花开了,如果我是其中一瓣
我将回到无药可治
百病缠身的故园。尘世素衣
和不修边幅的草木
一起修行

佛缘

我来的路上,已掏空了
身体里瓦片,朴素如雨后茁壮的草木
轻得像一片月光。我原谅了
骨质里的软和早已化成水的冰
这之前,我已素食三天
以露水洗面。吐出落日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



罗星塔

啃冬

□薛喜君

着我们这些长着两条腿的“耗子”呢?傍晚时分,我们常常坐在昏黄的灯光下,看着吊在墙上的纸箱子舔嘴抹舌地吧唧嘴。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起来,老百姓的餐桌上饭食也逐渐多样化。从南方运来的各种蔬菜,如蒜薹、菠菜、油麦菜等也上了饭桌。但是,这些菜的价格高,一般人家很少问津。再后来,市场上就有了速冻豆角、茄子、辣椒等,价格便宜,填补了东北人家冬天饭桌上酸菜土豆白菜萝卜的单调。与此同时,小孩子的零食也逐渐丰富了。过年时除了瓜子和花生,父母也会买些冻梨、冻柿子、冻花红和糖果。当然,若是父母的手头宽裕,还会买十几斤果冻,三五斤柿饼、蜜枣或橘子。

我们正是贪玩贪吃的年龄。为了能吃上一根冰棍,常常骗父母说铅笔用完了。把母亲给买铅笔的钱,抽出3分钱买一根冰棍,在亮如镜的冰上一边溜滑,一边吃冰棍。尽管嘴唇和鼻尖都冻成了红色,可一点儿都不觉得冷,相反,还觉得在同伴面前无限风光。

冬天,在冰上抽冰尜滑爬犁,是东北小孩最常的游戏。无论是抽冰尜还是滑爬犁,都能让周身热气腾腾。渴了,跑回家溜进仓库拿一个冻梨,第一口下去只是一排牙印,第二口下去,冻梨就会掉下一块茬儿。一口接一口,锲而不舍地啃下去,满嘴就充斥着软糯的梨肉和酸甜的汁液。据说,

早些年的冻梨都是花盖梨,这个品种的梨酸甜可口,适合冻着吃。饿了,在仓库的大号缸里拿几个冻得如卵石一般的粘豆包,如果牙口不够坚硬,就把牛眼珠儿大的豆包含在嘴里捂一会儿。在唾液的滋润下,再硬的粘豆包都好啃了。实在没有冻梨也没有粘豆包啃,就砸冰块吃。那种嘎巴嘎巴的咀嚼声,此时想起来,仍觉得牙根儿刺痒。

小孩子在冬天啃得不亦乐乎,大人们也不甘示弱,只不过他们换了一个方式啃。冻柿子、冻梨、冻花红泡在凉水里解冻,化软了之后捏碎包裹着的冰壳儿。咬一口,汁液满嘴。冰棍也拿进屋里,待它冒一会儿冷气再吃。

啃,对于北方人来说,是一种情结。

如今的生活好了,上岁数的人还总是怀念曾经的岁月。新鲜的大白菜和萝卜放在外面冻,等冻实心了,时令也就进了腊月。腊月里,人们开始忙年,扫尘、洗被、烀肉、炸丸子、炸麻花、蒸干粮、包冻饺子等。所谓的干粮就是馒头、粘豆包之类的食物。人一忙乎就容易升火,身体有了虚火就不思饭食。这才想起冻了一个冬天的白菜和萝卜。当然也不会忘记受了一个冬天洗礼的大葱。在温暖的室温下,大葱一宿就还原。冻白菜切段,萝卜切片,放在开水中焯熟,再炸一碗肉丁辣椒酱。一碗小米和大米两掺的二米饭,配上焯好的冻白菜段和冻萝卜片、鲜嫩的大葱,蘸着肉丁辣椒酱,既解腻又爽口。

只要说起冬天的“啃”,东北人的舌下就生出津液。由此,东北人总是期盼着年年冬季。若是赶上暖冬,东北人就会心烦气躁地说,什么玩意儿,该冷不冷。

在东北人的心里,冬天就该有冬天的样儿。亦如冻梨,也只有在天寒地冻的时节里啃才有滋味。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学员)